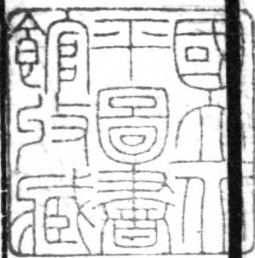


1303

子

子



意中緣原序

不慧自長水浮家西湖

垂十年所矣湖曲一楊日

典落照晚拳扣狎饒思

煮字間或看雲每嗜浮

大西湖不若生活一擔登

女士望西子不能让人卯
意
始与三十年前有林天
素楊雲友生人志亦撫
卷女士也先後富湖上藉
丹青博殊刀好事者时
踵生門印董元宰宗伯

陳仲醞徵君亦迴車道
饋服亦生口求為捉刀人
而亦自之他人俄歸月下
身化彩雲久矣以立翁先
生性好素服雅善填詞
間其已事手腕相之勤

詞邯鄲寧耕麴養新
婦必配秦軍鼓憐才
之熱腸信鍾情之冷眼
招甲人芳魂靈氣而為
使之唱隨焉奮筆錦章
牙垣院本家一板風流

意

新語使才子佳人良祿
遂於身後嘆夫孽海
黑風茫茫岸畔從來巾
幘中抱才負藝者多失
足於此為不幸而失足於
此已矣何玉取銷骨毀之

第

後者乞靈於三寸不律為
翻月籍而開生向卯柳
造物者之与悔心特倩文
人補子耶此不慧之所以心
悲重憐而為倩巫陽問
之湘水也

意

鴛湖黃媛介皆令氏題

意中緣傳奇目次

元集

第一齣

大意

第二齣

名通

第三齣

毒餌

第四齣

寄扇

第五齣

畫遇

第六齣

奸罔

第七齣

自媒

亨集

第八齣

先訂

第九齣

移寨

第十齣

囑婢

第十一齣

賺婚

第十二齣

錯怪

第十三齣

送行

第十四齣

露醜

第十五齣

入幕

利集

第十六齣

悟詐

第十七齣

毒詭

第十八齣

求援

第十九齣

沉奸

第二十齣

借兵

第二十一齣

捲簾

第二十二齣

救美

貞集

第二十三齣

返棹

第二十四齣

赴任

第二十五齣

遣媒

第二十六齣

拒約

第二十七齣

設計

第二十八齣

誑姻

第二十九齣

見父

第三十齣

會真

目次終

意中緣傳奇卷上之上

湖上笠翁編次

大意

末上

西江月才子緣慳夙世佳人飲恨重泉黃衫豪
 客代稱冤筆俠吟髭奮撚 追取月中簿改重
 將足上絲牽戲場配合不由天別有風流掌院
 前詞試考會真本記崔張未偶當年西廂也屬
 意中緣死後別開生面 作者明言虛幻看官
 可免拘牽從來無謊不瞞天只要古人情願

慶清朝慢董子陳生齊名當世文詞翰墨兼長
有女雙耽畫癖各倣才郎瞥見情畱尺幅分頭
擬効鴛鴦風波起一投陷穽一遇強梁不從奸
黨隨豪客周旋處大節保無傷賴有江生仗義
徹底助勦救出男妝女士便克佳壻代求凰逢
良友齊歸趙璧各自成雙

名士逃名偶扯同心友

才女憐才誤落奸人手

兩番嫁壻都是假姻緣

一旦逢親纔完真配偶

名逋 生冠帶外扮院子隨上

破陣子吏隱難張雀網名高也集蠅羶太史真
同牛馬走祇爲才多却受鞭無能反是仙

鷓鴣天暫脫朝冠髻未蓬蒼生盡望黑頭公

身隨一鶴官如水賦賣千金道不窮 讐畫

卷怪詩筒悔將末技擅雕蟲踏穿門限千重

鐵空與時流作字傭下官董其昌字思白別

號玄宰南直華亭人也弱冠登科壯齒主政

意中終
官間金馬讀窮中秘之書名貯玉餅首備端
揆之選近因主上傾心婦寺逆耳忠良下官
自知直道難容退居林下這不過是暫負蒼
生之望稍回丹陛之心出而圖君少不得就
在指日只是一件下官生平撇不下一肩愁
擔倒不爲宦海的風波忙不了半世舌工祇
受著名場的磨劫悔只悔少年時既不合游
心藝苑浪播工書善畫之聲又不合樹幟詞
壇致受名重才高之累終日價揮翰成風潑

墨如雨給不盡好事之求只怕這髭鬚撚盡
心血嘔乾難免作修文之選下官同社裡面
有箇高士陳眉公他也爲名高致累與下官
同病相憐被這些徵詩徵文索書索畫的纏
擾不過前日約他同往西湖埋名隱跡暫討
幾時安逸了回來況且湖上有箇江懷一是我輩同盟好友不怕沒有主人下官今日拜
客回來想眉公必來相訂叫家僮取便服來
換了一面到門外伺候陳相公到來即便通

報外曉得生換披巾行衣介

前腔小生巾服上辭却犧牛文綉容吾野鶴翩
躚祇愧名根除不淨又變山林作市塵磨人硯
欲穿

小生陳繼儒與董太史有逃名之約游裝已
束不免促他早行外陳相公來了待小人通
報入傳生接見介詹公西湖之行定在何日
小生小弟的竹爐茶竈藥裏詩囊已着奚奴
挑送下船了就約玄翁今日同行生這等甚

好叫家僮外應介生這一番出去比往常不
同只將布衾野服帶幾件隨身那些冠帶轎
傘一槩不用就是船艙外面也不許貼封條
燈籠上面也不許寫董字恐怕人識認出來
又生纏擾外理會得生詹公我和你此去好
像甚的而來

玉芙蓉似一對蓬萊避劫僊見草木皆雷電還
只怕捕風捉影追下遙天全靠那淡妝濃抹西
施面掩映我逃越歸湖范蠡船料此處逃名便

意中緣
肯容人息肩。不似那鄙終南做仕途捷徑惹塵緣。

丑扮宦僕持書上。文人一字千金貴。驛使雙魚萬里通。門上有人麼。內閣張老爺有書在此。求董老爺做壽詩一首。序文一篇。改日差人來叩領。外傳介生知道了。外出回介丑下。副淨扮宦僕持書扇上。爲求幾筆畫。走盡萬重山。門上有人麼。吏科王老爺有書拜上。你們老爺說有扇一柄。一面求字。一面求畫。就

煩老爺撥冗一揮。叫我在這等候。外傳介生你對他說。目下事冗。概不寫字作畫。放在這邊。改日來取。外出回介副淨下。生嘆介。小生你說這等樣纏擾。怎麼教人應付得來。小生小弟也苦于此。若只替他做詩做文。寫字畫畫也罷了。有一箇人還要打發一封回書。所以更苦。生老兄比小弟不同。小弟有這些年家故舊。走書徵索。義不容辭。老兄飄然物外。就是朝廷的徵聘。尚且被你辭脫了。何況筆

墨應酬有甚麼辭不掉去。小生玄翁有所不知。倒是朝廷的徵聘。可以辭得。這筆墨應酬反辭不得。

前腔呼來不上船。天子容貧賤。這平交等輩。那怕你野鶴驕猿。說便是這等說。若要討那四方說好。人稱愿。那裡真有十指如槌筆似椽。這甚麼精神健去忙耕硯田。到頭來筆資祇勾藥爐煎。

我想求詩求字的。還容易打發。惟有索畫一

事最難應酬。須要逐筆圖寫出來。不是可以倚馬而成。援筆而就的。最是一樁苦事。當初極不該學他。生便是這等說。

前腔終朝繪綉川。手逐霜毫倦。送他人愈瘡已病難痊。博得箇殘媒斷繭人。爭羨費多少腕腕神疲我自憐。教人怨怨當年計。偏惹無端山靈水怪把人纏。

我們兩箇都是有家累的人。此去不久也就
要回來。西湖既非久住之鄉。避人不是長便

意中終
之策仔細想來。只除非各尋一箇捉刀人。帶
在身邊。萬不得已的。自己應酬。可以將就打
發的。就教他代筆。這纔是箇長久之計。小生
小弟也要如此。只是那裡尋得出這箇人來。
生有箇主意在此。如今天下。假我們的名字
畫畫的。不知幾千百家。以後畱心細看見有
畫得好的。定要尋訪着他。請在家中代筆。豈
不是好。小生點頭介。此計甚妙。

前腔蘭亭到處傳真本。誰能辨。但經傳佛手。卽

是真詮。生只要畫得有幾分相似。就不十分到
家。我和你指點一指點。改正一改正。就可以充
得去了。小生正是。只要這真方不誤人間病。又
何妨假藥權充市上仙。只有這箇圖謀。便可經
長耐遠。煞強如避人到處學逃禪。

外行李收拾完了。請老爺相公下船。

重名才高計轉疎。應酬無奈作詩逋。

還愁前路多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吾。

毒餌

淨僧帽艷服作油腔上

空門寄跡十餘年。不靠彌陀不靠天。單靠一雙識貨眼。賤收骨董賣湖邊。自家乃是西湖邊。上一箇賣骨董的和尙。法名叫做是空。原是京師裡面一箇有名的光棍。只因做椿脫空的事。犯了大罪。逃走出京。恐怕人識認出來。只得削髮做了和尙。來到杭州。開箇古玩鋪子。全虧這雙識貨的眼睛。認得些骨董字畫。爛賤的收。爛貴的賣。不上十年。做起一二千金家事。如今正要打點還俗。娶一房標致。

老婆不想這邊新出一位佳人。是箇窮秀才的女兒。叫做楊雲友。不但姿容絕世。文藝精通。又且畫得一手好畫。他摹做董思白的山水。一些也不差。我常常拿些綾絹。送些筆資去。央他畫了。放在鋪子裡賣。再沒有人說我假的。我又借討畫爲名。打扮得齊齊整整。時常到他家去走動。擦些水磨工夫。去調戲他。萬一弄得上手。做箇先姦後娶。只消靠他那管筆。就可以受用一生了。世上娶老婆的那

有這等用不盡的妝奩。昨日又送一幅綾子去畫。我如今帶了幾兩銀子。且往他家去躉。躉了來。行介。

駐雲飛僧帽籠頭。新夾的袈裟裏外。袖裙褶和衣袖。都是香薰透。嗟。誰道不風流。堪偕佳偶。這兩鬢無毛。却像還年幼。怪不得世上佳人愛比。

下

紫蘇丸。且貧妝上。貧無綵線供挑繡。借丹青偶。

消閒畫。悔無端。漏洩被人傳。虛名謬竊。閨中秀。

菩薩蠻。腰肢本是生來細。豈因忍餓增嬌媚。

無力辨霓裳。人言喜淡妝。筆耕爲口計。盡道

誇才藝。種種謗人聲。冤哉不忍聽。奴家楊氏

小字雲友。別號林下風。錢塘文學象。夏公之

女也。生來貌不容妝。眉無可畫。德言恭貌受

胎。教于慈親。翰墨詞章。得家傳于嚴父。不幸

萱花早謝。長依椿樹爲榮。所苦者家計凋零。

治生無策。又兼屢年欠下積逋。子母相生日

重一日還喜得奴家粗通翰墨畧曉丹青雖然得些潤筆之資以助薪水究竟這千瘡百孔那裡補救得來如今天寒歲暮家無宿糧爹爹出門圖館去了又不知成與不成昨日是空和尚送一幅綾絹在此不免替他圖畫起來捏筆想介畫箇甚麼境界好

月雲高暗中思構眼瞬眉頻皺如今是初冬時候照眼前景致畫些枯木竹石罷了畫介景物隨時淡竹石和人瘦還要畫些竹籬茅舍間在

樹木之中纔好也罷就把我這幾間破房子畫在上面做箇窮人家的小像罷了又畫介替家宅傳神門無限牆多竇這門外呵畫一箇曳杖父歸來晚這門內呵畫一箇阿凍女吟詩守這溪上呵非是我幾筆殘橋斷不修只怕有索債人來古岸頭

畫完了待我題首詩在上面然後落款寫介貧閨風透壁全無吹得詩腸別樣枯呵凍自傳蓬戶影也堪補入鄧公圖擱筆介呀倒是

我失檢點了。他教我摹倣董畫。我怎麼做自己的詩。被人看出破綻來。怎麼了得。如今要落董思白的款。又與詩上口氣不同。若落了自家的款。他斷然不要。這怎麼處。沉吟介也罷。那和尚是不通文理的。就落董思白的款。他也看不出。或者又有箇不通文理的人來買了去。也不可。且待我寫起來。寫介。

前腔冒名顏厚。強把燃眉救款。落完了。待我用起圖書來。印介。假印刊來。慣法網。偏能漏。噯。我

想那董思白。不知怎麼樣。一箇人兒。就這等多才多藝。如今仕宦之中。能書善畫的。儘有。只是下筆就叫字。落墨就叫畫了。那裡像他的翰墨文章。樣樣都登峯造極。不。因他是紗帽丹青寬責備免窮究。我想他那位夫人。不知修了幾世。纔嫁着這等一箇才子。我們貧賤之人。呵。便做他箇捧硯妾也。難倣倣爲甚麼才子福直恁的輕消受。呸。好沒來頭。他不知是甚麼時候的人。如今在世上。不在世上。好好的去想他起來。這

的是閨裏無人不害羞向紙上尋郎作好逑。
不是路末皓髯做衣上載月歸舟水凍無魚枉
下鉤旦爹爹回來了圖的館事何如末搖手介
圖難就典衣空自賄曹止旦爲甚麼不成末說
來羞一家有館人等寬被箇捷足高才把利收
旦原來被人圖去了末難道我窮儒口那幾碗
黃蘗飯也難消受這天心難叩天心難叩。

丑扮債主上秀才心不善借債圖誑騙不怕
打官司只怕壞體面老楊在家麼末驚介我

兒討債的又來了沒有銀子還他不好出去
見得你回他不在家裏罷旦是那箇丑討
銀子的旦方纔出門去了這幾日手頭不便
改日送來罷丑背介明明在裡邊說話又回
我不在家不免闖將進去闖進旦避下末呀
怎麼走進內室裡來不成體面快些出去丑
好體面好體面男子欠債推家眷烏龜傳授
的法兒高鑽在殼中尋不見

前腔我笑你空做儒流頭上方巾不蓋羞末不

賤口糸
瞞你。如今時運不濟，沒錢還你。故此無顏相見。等我老運一發，自然一併奉還。**丑**若待你時來，後只除非海變桑田，纔把帳勾。你有這樣一箇標致女兒在家，怕沒有銀子還債。我代伊籌倒不如開門接客，龜伸頸也強如躲債。逢人驚縮頭。**末**怒介胡說。你要討銀子，也只該好好的講。怎麼這等放肆起來。我做相公的人，烏龜是你罵的。**丑**自古道欠錢如管下，還了兩平交。你不還。我要罵。**末**你越罵我越不還。**爭**嚷介淨冲上。

粧就風流態，來親窈窕娘。只求爺不在，便好詐衷腸。呀，裏面甚麼人喧嚷，不免竟走進去。**進介**楊先生，爲甚麼與人爭鬧。此位是誰。**丑**是討債的。**淨**他少你的多少銀子。**丑**當初借我五十兩，三年本利不還。如今總結了一百兩欠票。每月三兩利銀，寫過逐月來支的。**淨**將本求利，難怪你取討。只是看斯文面上，不該破口罵他。**丑**他若不還，莫說罵，還要打哩。**淨**不要這等貧僧有箇道理。袖中摸銀介。休相毆，解紛不便空開口。

向袖中抖擻袖中抖擻

〔出銀介〕偶然帶得三兩銀子在此替他應出來權當一箇月的利錢請收下〔丑接介〕難爲師太了這等我且回去到第二箇月再來權收一月利暫放幾時心〔下〕末淨揖介末多謝了若不是師父解紛還要受他的嘔氣淨他是箇守錢虜那裏曉得敬重斯文不要計較他罷了只是一件這主銀子也要設處還他便好不然利上起利怎麼當得起末嘆介不

瞞老師父說所欠還多不止這一項如今老夫又不處館一家薪水之費單靠着小女這幾兩筆資那裡有得還債淨這等說起來就果然難處了

皂角兒末歎資生田無半疇論生涯一雙空手止靠着閨中筆頭硬糊着爺兒雙口怎能勾積餘錢償宿債毀新書焚舊券把孽帳全勾老師父莫說債不能還就是亡妻的靈柩尙在家中還不能殼歸土你不見堂前冷柩暴露未收要

待我數莖殘骨共委荒丘。

淨貧僧有一句肝腸之言奉勸。又怕唐突不敢啟口。末忝在相知。有話何妨賜教。淨貧僧聞得令愛小姐也長成了。何不尋箇門當戶對的人家。送他出閣。令愛有那樣高才。又有這般絕技。就多接些聘金。也不爲過。那時節債也可以還。喪也可以舉了。末老夫一向也。有此意。只是一箇做體面的人。怎麼賣女還債。受聘葬妻。如今這口餓氣也爭不來了。將

來畢竟要上這條路。老師父在翰墨中走動。往來的都是富室宦家。若有門戶當對的。就求老師父作伐。淨如此甚好。只是出家人不便做媒。末這也無妨。淨領教了。

前腔我結交的是三公五侯。貿易的是魏林才。藪少甚麼儒流宦流。託區區覓尋佳偶。定揀箇貌潘安才子。建富陶朱。貴趙孟做鳳匹鸞儔。不吃他謝媒喜酒。不費你拋郎綵球。就是那迎親僕從也教他自備乾餼。

貧僧告別。又摸袖出銀介。還有十兩銀子。一發畱在這邊。少助薪水之費。末豈有此理。方纔那三兩。或者當做小女的潤筆。還受之有名。這是無功之祿。怎麼好領。淨少不得還要來求畫。收在這邊。總算就是末這等說起來。就要拜領了。收介。淨昨日送來的那幅綾子。不知畫了不曾。末這桌子上面的。想必就是取畫付淨介。

淨聽君苦語暗銷魂。不覺緇衣有淚痕。

連叫可憐下末嘆介。你看他唧唧噥噥而去。都是些憐貧惜苦之聲。果然是箇好人。難得難得。

莫道蛇心多佛口。慈悲畢竟出空門。

寄扇 小旦淡妝上

海棠春。烟花抹煞人多少。從一婦動相譏諷。那識污泥中也產青蓮好。

身在風塵志出塵。但將業障了前因。貞心不逐顏軀壞。畱待他年剖示人。妾乃閩莆妓女。

林天素是也。不幸雙親棄早，將身墮入青樓。雖居鶯燕之場，時切睢鳩之慕。縱不能守貞待字，却也曾擇友而交。生來一十八年，所交與者不過文人數輩而已。奴家常恨生在南蠻，馱舌之鄉，不見中都文物之士。又聞天竺乃中華之佛土，西湖爲人世之蓬萊。故此辨香裏粟而來，要酬我生平三願。一願向三竺僧伽懺悔，生前業障。二願借西湖勺水，浣除筆底塵凡。三願覓一箇才情相副之人，遂我

從良之志。自從前日來到杭州，還了香愿。在這西子湖頭，賃一所庄房住下。且喜得門無剝啄之聲，夢有安恬之趣。溪山投我畫訣，鷗鷺引我詩魂。還不曾見異人，交名士。這胸中學問，早已長進了幾分也。

風入松十年幽恨此時消。一棹移來蓬島名山。是藥把枯腸療，睡臥裡畫纏詩繞。終日對雙峯六橋，把三山夢等閒拋。

我在閩中的時節，聞得杭州地方有箇高士。

江懷一極肯濟困扶危。輕財任俠。是當今一箇異人。欲待前去訪他。但不知他家住那裡。還有一件奴家。雖在青樓。常以賣畫爲事。學的是松江一派。摹倣陳睂公的筆意。最爲肖神。昨日畫有一柄扇頭。在此不免寄到書畫鋪中去賣。試這邊人的眼睛。看他們可認得出。平頭那裡。副淨上。身作妓家奴。時間鶯燕呼地掃金蓮跡。湯傾玉體酥。姐姐有何分付。小旦這一把扇子。放在書畫店中寄賣。

只說是睂公真蹟。不可說是我畫的。還要問一聲。這邊有箇江懷一相公。住在那裡。速來回話。我明日要去訪他。副淨曉得。

前腔。試將魚目把珠淆。且看若箇波斯眼好。說便是這等說。陳睂公是松江人。松江此去不遠。萬一有人買了。流傳到松江去。本人看見。豈不怪我壞他的名頭。右軍字比蕭誠好。平白地將他名盜。我只怕金扇面。翻爲紙條。咸陽罪敢辭燒。

才高莫怪冒名多。爭奈時流見重何。

只恐冒人人冒己。將名償債不偏頗。

畫遇

外高冠盛服丑扮家
僮淨扮船家隨上

西施錦擘篋愁傾秋水韜精怕起虹霞唾壺銅
鑄鼓還碎。祗餘鐵笛堪吹。

俠氣何曾忤太和。心平不慮世偏頗。從來天
壤須人補。莫道今時缺陷多。自家江秋明。字
懷一。別號松溪道人。生來軀貌藏昂。襟懷磊
落。視衣冠爲桎梏。讀書不爲求名。等身世于

浮雲。結客非關要譽。門多駟馬。心常寂。旁若
無人。朝散千金。暮復來。囊如有鬼。向來原籍
江南。因慕錢塘山水之勝。僑居于此。與雲間
董太史。陳徵君。作歲寒三友。他兩箇爲逃名。
來到此間。我今早曾有泛湖之約。先到舟中
相候。想必也就好來也。

前腔。生小生帶二家僮上。勝地纔欣避蹟。良朋
又辱招攜。逃名猶恐人相識。逢山不敢畱題。

丑。董老爺陳相公到了。快打扶手。淨丑打扶

手生小生上船介游裝未解就辱相招外地
主之情原該如此看酒來欲送席介生忘形
之交不須行此套禮竟坐了罷外這等遵命
了坐飲介外分付船家把船放入湖中不須
搖櫓撐篙隨風吹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遊玩
便了淨應開船下

獅子序生微風涼舟自移離湖下早近蘇公舊
堤外湖上的游客莫盛于三春到夏秋間也就
少了此時節近殘冬霜寒木落要一箇游客也

沒有二公此一來只當替湖山作伴須要多住
幾時不可匆匆言去念湖山寂寞歸棹休催小
生論小弟們的意思就是終老西湖也自情愿
只是俗緣未斷家累難除不久又要回去度歲
了若論愛泉石的痼疾便是佳武林老西湖葬
孤山也神怡心遂怎奈這塵緣未了此願終違
小生近日西湖邊上那些古董鋪子也還開
得興麼外比前愈盛箇箇店中都有幾件用
得的古玩生可有字畫麼外有箇是空和

尙店裡字畫最多。生這等把船攏了岸同去
看看何如。外使得分付攏船。內應介生眾上
岸介生放舟乘野興散步解醜顏。小生已觀
山上畫外更看畫中山。全下淨持扇畫并鷄
毛帚上骨董原難辨舊新。全憑手段騙時人。
一日賣得三擔假。三日賣不得一擔真。我是
空昨日取了畫來。還不曾擺列。今日天氣晴
明。決有人來買貨。不免鋪設起來。擺扇畫畢
持帚拂塵介。副淨持扇上。杭州和尙真奇怪。

懶得看經做買賣。趁錢不見做人家。箇箇欠
些嫖賭債。老師太。你這箇寶店。是賣字畫的。
麼淨正是。你要買甚麼字畫。副淨買倒不要
買。有一把扇子。寄在你這邊賣賣。淨是那箇
名公的。拿來我看。看介雲間陳繼儒寫。只怕
未必是真的。副淨是我家姐姐親筆畫的。陳
眉公山水。怎麼不是真的。淨笑介何如一試。
就試出來了。我且問你。你家姐姐是那箇。
副淨是天下有名的女客。叫做林天素。新近

從福建搬來的淨原來如此這等要賣多少一把副淨他只要一兩多出來的都奉送就是淨這等你去對他說我賣去了這畫還要來買那話的副淨師父又來取笑那話雖有不是你出家人買的扇子收好我去了下淨笑介這是一樁上門的生意了楊家女兒急切不能到手先把她來救急有理有理

太平歌生衆行上依湖岸訪古問招提蚤不覺行來蕭寺裏作進店介老上人請了淨請了阿

彌陀佛要買甚麼古董你看玉器密器銅器犀角杯珊瑚枕伽楠香的扇墜蜜蠟金的念珠樣樣都有隨你要那一件取出來看就是生衆貧兒不識金和貝只恐怕值多還少同猜謎空勞你慧口辨高低做彌勒笑人癡

外有名人書畫借幾幅看看淨這等還是要古人的今人的若要古人的有羊真孔艸蕭行范篆宋徽宗的鷹蘇東坡的竹馬麟黃筌的花卉米元章倪雲林王叔明黃大痴的山

水若要論今人。一發說不得許多。如今極貴重的。莫過于董思白。陳眉公。這兩箇大名公的字畫了。貧僧這邊要大幅。就大幅。要單條。就單條。要扇面。就扇面。任憑取看。就是生小生微笑介。外。這等就是陳董二公的畫。借來看看罷了。淨取畫付介。這是董思白的。衆展看看介。小生外。果然畫得好。無筆墨之痕。有生動之趣。真是化工手筆。淨取扇付介。這是陳眉公的。衆展看看介。生外。好。結構不凡。點染自

異。不枉名手。淨何如小店的物事。再沒有不好的。列位請坐了。細看貧僧去泡茶來。下外。可是二位的真筆。生畫倒像是真的。只是落款的字太作意了些。覺得有幾分可疑。小生小弟這柄扇子也是這等。還要細看。

賞宮花。生難評是與非。教人信與疑。且喜得有一首詩在上面。待我看是幾時做的。念前詩介。呀。這一首詩。並不是我做的。沉吟大笑介。是了。是了。不消說得。這畫是婦人的畫。詩也是婦人

的詩假冒賤名的被小弟看出來了。外小生怎
見得生這詩上的話明明說出來了。這一幅畫
與這一首詩分明是箇貧士之女家無四壁被
淒風苦雨吹逼不過寫來寄感慨的。若不看詩
那裡辨得出。外小生細看介是不差難道世上
有這等聰明女子。生假筆真情現難道我男子
效蛾眉。嘆介同是一般的技藝我享這樣的榮
華他受那般的貧困豈不可憐爲甚的世上侏
儒同怨飽閨中曼債獨啼饑。

〔小生〕你的單條還有詩可辨我這一幅扇面
竟無隙可尋。

降黃龍心迷若說是真的呵我秃筆枯毫醉後
狂時怎寫得恁般嬌媚若說是假的呵又與我
的懶雲怪石偃竹欹松又纖毫無異好教我狐
疑難道是自避嫌名却倩他人書諱終不然又
有箇貧家女士盜把名題。

〔外〕二位不要猜疑待和尚出來問他便了。淨
取茶上茶收龍井葉泉沸虎跑聲三位相公

請茶外長老你的寶貨看出破綻來了。都是假的。不要拿來騙我。淨豈有此理。是我親自到松江去求來的。怎麼會假外如今松江的人冒二公名字。作畫的儘多。或者你被人欺騙了。淨說也不該。董思白。陳眉公。與貧僧相處得極好。這是當面看他畫的。怎麼有得被人欺騙。衆相對大笑介外我也與他有一面。這等你且說來。他是怎麼樣的。兩箇相貌。淨那那。董思白。是胖胖的一箇瘦子。陳眉公。

是長長的一箇矮子。外笑介你們出家人。不該打這樣的詭語。如今他兩箇現在此處。你可要見他麼。淨在那裡。外指生介這就是董思白。指小生介這就是陳眉公。淨驚慌走出。連揖介得罪得罪。出醜出醜。失瞻失瞻。莫怪。莫怪。生這畫雖是假的。却畫得好。請問是那箇的手筆。我們要去訪他。淨少待。背介且住。那兩箇都是我心上的人。若對他說了。萬一被他娶回去。怎麼了得。我有道理。轉介不瞞。

老爺相公說這畫是人家寄賣的不知是何人所作生衆這等是那一家寄的淨偶然忘了待我想來假作想介副淨上分付兩件忘却一椿轉來再問記得姓江老師太方纔忘了一椿事這邊有箇江懷一相公住在那裡

外江懷一就是我你問他做甚麼副淨原來就是相公我家姐姐明日要來奉拜外你家姐姐是那一個副淨是福建新來的女客叫做林天素生小生對外介林天素是當今第

一箇名妓書畫俱工這單條與扇子就是他手筆也不可知外持扇畫問副淨介這扇子與單條是你家姐姐畫的麼副淨扇子是單條不是外這等你回去講不消他來訪我我明早就來看他副淨應下生長老這畫畢竟是那家寄的淨記起來了這幅單條是門上收下來的其實不知來歷生這等要賣多少銀子淨原是五兩銀子買的但憑見賜就是生叫家僮就稱五兩銀子與他家僮付銀

生袖畫介回去罷。淨出送介多慢了。轉介真話不曾說出口。假畫松紋先到手。明朝急急做商量。莫被他人去剪絡。取扇帚下。生衆行介外有這箇名姬來點綴湖山。又增一番勝槩了。二公明日同去。物色他物色何如。生小生願隨老兄之後。

大勝樂名姝點綴山谿景。和人羨二奇。小生對生介元翁。我們要尋一箇捉力人。如今有了。對外介懷老。林天素這個女子。小弟要娶他回去。

代筆這段姻緣全靠長兄做美。外當得玉成佳

人才子天生配。須作合。敢辭媒。生的到尋着

了。我這一箇還不知下落如何是好。外元翁放

心。只除非如今世上沒有這箇婦人。就罷了。若

果有這箇婦人。任他藏在那一處。小弟定要搜

尋出來。便做道侯門似海深無底也。教他隨着

崑崙出繡幃。二公既然情各有鍾。決不使你一

人歡飲。一人向隅。都在小弟身上。就是了。俺自

有媧皇妙術。若使你東完西缺。試問我鍊石何

爲

〔生〕小生這等全仗了。

感君高義重山止〔生〕一語先寬兩處愁。

〔外〕劍合延津終有日。珠離合浦不須憂。

奸回〔淨上〕

梨花兒和尚般般都快活。身邊只少箇消閒貨。要好還須真老婆。徒弟畢竟當不過。

我是空當初不曾出家。在京師做光棍的時節。一日闖上幾十條衚衕。一夜宿上兩三箇。

表子酒肉只愁醉飽。不過門戶只愁應付不來。何等風流何等快樂。沒來由削去了這幾根頭毛。把箇有法的人。弄得沒法。假作樂般般都有。實受用一件也無。雖然背後也往婦人家走走。怎奈被這些天罡惡少。伺候不過。撞着了。畧詐一詐。就去了幾件骨董的價錢。我如今立志要還俗娶親。只是要離了這箇地方纔好。不然禿驢的名號。那裏改正得來。我想京師是我舊居。光棍是我本業。當初雖

然犯了罪。如今皇帝官府都換過了。還有甚麼忌憚。不急急還朝。只因有件要緊的事。不會做得。所以不好起身。京師的女子雖多。那有楊雲友這般姿容。這般技藝。我若娶了他。帶進京去。莫說不愁飯喫。不少衣穿。就是功名富貴。也唾手可得。前日他父親被人逼債。弄得有氣難舒。被我把幾兩銀子。應了他的急。又把幾句巧話。打動他的心。他竟欣然。我作伐。我如今想個絕妙的主意。在此。竟弄

出一箇人來。假做新郎。財禮是我出。媒人是我做。把他娶了。過門。連夜帶進京去。那時節。我頭髮蓄長了。他那裡還認得出。教那箇人交付還我。我借他做箇招牌。結識起士大夫來。不但洞其房。而花其燭。還要金其榜。而掛其名。你道我這箇主意。巧也不巧。妙也不妙。

笑介

驢馬聽計巧情多。自做新郎。自執柯。錢無虛費。人不多知。話少傳訛。只要我髮長三寸。似頭陀。

添些假髭遮瞞過一任他凝注秋波料應認不出今時我。

是便是了。杭州的和尙娶老婆的儘多。央人照管先要被他們討了便宜去。不知道的說和尙睡他的妻子。知道的還說他睡和尙的老婆。倒把銀子買烏龜做。這也算計不來。我如今又生一計在此。尋箇没人道的做新郎。教他看得喫不得。纔是一箇萬全之策。這邊有箇游手靠閒的主兒。叫做黃天監。當初原是

富家子弟。只因嫖與太高。惹了一身棉花瘡。剛剛在那話上面。結了一箇腫毒。齊根爛得精光。人說他是不消鬪割的太監。就像天生成的一般。故此替他取箇混名。叫做黃天監。他如今正沒本錢。要我扶持他做生意。我就把這樁生意總成他。做箇白齋客人便了。等他再來。和他商議就是。

前腔。丑破衣舊帽上。浪子窮來誰似我家堂。賣盡無香火。莫嘆伶仃沒老婆。嗟要生兒子也無。

家伙

〔見介〕老師太連日不見生意好麼。〔淨〕也平常。我且問你這樣天寒地凍不在家裡坐坐出來做甚麼。〔丑〕嘆介老師太老師太你財主不知窮漢苦納頭破了教把紬來補米沒得喫柴沒得燒要坐怎麼坐得住。〔淨〕你就東撞西撞也撞不來。〔丑〕前日求你扶持我做些生意可曾想箇頭路出來。〔淨〕搖手介沒有沒有你肩又不能挑手又不能提教你看銀水眼睛

來不得教你數銅錢指頭來不得教你打算盤三七不知二十一有甚麼生意做得來。〔丑〕這等說難道活活的餓死不成還求你開箇方便法門扶救我扶救纔是。

〔駐馬聽〕須念我日子難過平聲少喫無穿債又多却不道瞎能挨磨啞會搖鈴癱便燒鍋我又不
是耳聾眼瞎背苛駝不過些兒孽柄遭天割只
求把財本移挪我便挑葱賣菜也甘心做。

〔淨〕我也曾仔細替你思量只有一件事可以

做得只是這邊用你不着。須要到北京去纔好。
〔丑〕這又是箇難題目了。那有這許多盤纏到那裡去。
〔淨〕只要你肯去。盤纏出在我身上。
〔丑〕這等請講來。是一件甚麼事。
〔淨〕你是箇沒此道的人。若投到北京皇帝家裡去。到有一名好太監做。莫說不愁吃。不愁穿。還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丑〕大笑介。說得有理。

駐馬泣。駐馬聽。淨此計如何。皇帝家中爾輩多。有多少熬疼受苦。費藥求醫。纔得箇似女如婆。

誰似你金刀不用。自消磨。這場富貴休教錯。你不看當朝的魏太監麼。泣顏回。他代皇家總理臣民。還要廢朝廷。自掌山河。

〔丑〕阿彌陀佛。我不敢想那樣富貴。只在皇帝家裡摸碗閒飯吃吃。也勾得緊了。
〔淨〕既然如此。這裡不好說話。到裡面去。和你商量做進內介。
〔丑〕老師太。怎麼樣主意。
〔淨〕我當初原是京裡人。如今動了還俗之念。目下正要收拾進京。順帶你進去就是了。
〔丑〕若得如此。感謝。

不盡淨你既要我攜帶你去須要隨我使喚的丑任憑差遣就是上天取日下海尋珠也只管去淨不要你做甚麼難事有一樁極容易極受用的事總成你丑甚麼事快講來淨我既進京少不得要還俗還俗之後少不得要娶親如今這邊有一頭親事正央我做媒我一來不好自家作伐二來頭髮不能蓄得不好成親要央你權當新郎娶進京去交付與我你心上如何丑大笑介我只道做甚麼

事

前腔原來是代結絲蘿這樣人情做得過平又不要我做司婚月老盜妾崑崙不過是護法韋馱新郎雖替你做我也是兩處宿歇決不敢同牀合被的淨既做新郎豈有兩處宿歇之理你總則是沒陽氣的人料想沒有實事便摸摸奶子親親嘴兒也無妨丑說那裡話自古道朋友妻不可嬉豈有調戲的道理果珍李也不消塵空頭呂字何須做少不得到京師交付排場你

自向枕頭邊細問嫦娥。

[淨]不消問得我有一個看守的人立在旁邊。自然會對我講[丑]是那一個[淨]不瞞你說我一向煞不過瞞了人討一箇了鬢叫做妙香藏在地窖裏面夜間喚出來救急的明日娶來少不得教他去服事調戲不調戲他自然會對我講你若果然這等志誠我到京中還要着實扶持你[丑]如此更好。

休嗟無法無聊。

論語詩經解嘲。

若非無乃太監。

怎得和尚逍遙。

自媒 [末上]

金鷄叫卒歲愁無奈索通人又呼門外且上書畫殘年誰箇買倒不如學寫桃符賣去也堪償債。

[末]歲事頻將短髻催新愁舊恨一齊來[旦]只愁臘盡追逋急寄語梅花且莫開[末]我兒記得去年三十夜被人逼債把你的衣服我的書籍都賣了還人這樣的日子就像還在眼

前如今又是十二月了。且正是未前日虧那
是空長老預付我十兩筆資。若拿來買些柴
米儘可以過得年了。誰想又被那些逼債的
人瓜分了去。依舊剩得一雙空手。如今年已
近了。開門七件事一件也沒有。怎生是好。我
心上要約些朋友做箇小會過年。不知可有
人應付。且爹爹人情澆薄。世態炎涼。只喜添
錦上之花。誰肯送雪中之炭。落得不要開口。
未我兒所言甚是。

桂棹查料無稱貸。休將窮賣求天助。水或成渠
靠人扶。溝難吸海。家貧須耐家貧。須耐。難道必
須要杯斟琥珀。門懸勝彩。纔叫做過年來。俺自
有歲酒梅花釀春衣燕子裁。

爹爹孩兒看那是空和尚。身穿羅綺。態習輕
佻。口有夸言。目多邪視。全不像僧家舉動。未
必是箇好人。前日那十兩銀子。不該受他的。
纔是未我兒他做的是斯文交易。與文人墨
士往來。全靠些清客氣味。趁人的錢財。所以

是那般打扮。況且世上的人。外貌那裡看得。出須要試他心事如何。自古道人與財交。便見心。近日的人情。莫說十兩。就是十分十厘。也要費多少躊躇。方纔拿得出手。他肯輕易把十兩銀子。周濟寒儒。分明是一尊活佛了。你我都該供養他。纔是怎麼還把妄言折他。前腔。炎涼世界。人情。賤。賤。估家私。簸兩掂斤。籌出息。秤山量海。况我這寒儒。老邁。寒儒。老邁。料沒箇子牙車。載進賢冠帶。况且又無才。他圖甚。

抽豐利先施濟困財

我肚裡有些餓了。身上又覺得寒冷。和你同到廚下去。煮些粥湯喫喫。又帶便燒些火兒烘烘。有何不可。正是。饑寒常並至。飽煖不單行。同下。淨上。不毒不禿。不禿不毒。毒而不禿。誰人作福禿而不毒。小僧夜哭。我是空自從想了那箇妙計。又尋了那箇替身。這樁好事。有幾分做得成了。只是一件楊雲友。是箇多才多藝的女子。怎肯嫁箇沒名沒器的丈夫。

那黃天監只好借他的身子。不便說他的姓名。須要想箇人上之人。做個假中之假。纔妙。我昨晚一夜不睡。又想了一箇妙計出來。我看他平日畫畫。再不學張學李。只是摹做董思白。可見他生平羨慕的。只有這一箇人。別的名士。都看不上眼的了。恰好老董前日又來買畫。他的面貌。是我見過的。難道還怕那箇盤問不成。我如今就假老董的名字。只說要娶他續絃。自然一說便成。娶下船。連夜就

開了去。他就查訪出來。也尋不着了。這箇機關。更來得神奇不測。主意已定。今日特來說親。此間已是楊先生在家。麼末上忽聽先生字。知非謾罵聲。不須重避客。倒挺出來迎呀。原來是老師父。見介老師父。枉顧料無別事。想必是要畫畫了。淨年殘歲暮。書畫一槩不行。貧僧此來。倒不爲此。末這等有何賜教。淨前日蒙以月老相許。特來與令愛說親。末是那一家。淨是當今第一箇名公。位又高。望又

重他的名字就在老先生口頭請猜一猜就是了。

長拍他位近三台位近三台才高千古朝野於
今同戴不是別箇就是令愛小姐託他名字畫
畫的人神交紙上情投筆底好姻緣暗裏先偕
末難道就是董思白不成淨然也未這等他怎
麼曉得小女就央師父來說親淨也是前世的
緣法貧僧原不認得他只見那一日忽然到小
店來買畫貧僧就把令愛的畫與他看一見就

說是假的又認出是婦人的手筆他定要貧僧
說出畫畫之人貧僧見他識貨不好隱瞞就以
實情相告他那時節呵極口羨多才盡卑詞曲
禮把人相巧末好便好只是他未必娶來作正
學生雖然不才也忝在衣冠之列怎肯把小女
與人做偏房淨並不敢做偏房他的正夫人作
了。就求令愛續絃替他主持家政的爲缺中宮
求繼體懸誥命待將來令愛若肯許他有享不
盡的榮華富貴金屋門深如海有黃金作鏡白

玉爲臺。

末這等說就可以遵命了。

短拍只要位近專房。位近專房名殊側室。這好東牀。怎忍推開淨。既蒙金諾。不知要多少聘金。末怎忍計婚財。便是要出口。也齒牙多礙。淨既是這等說。貧僧就便宜行事罷了。竟是二百金聘儀禮物在外。明朝是箇好日。就教他送過來。末謹依尊命。只是一件。學生年老無兒。止得這箇小女。要在壻家養老的。淨這箇不消說得。末

莫怪粧奩缺少。還有箇無依靠的代媵父隨來。

淨是便是了。他明日娶過門。就要帶回松江去的。老先生要還債舉喪。定有幾時耽擱。待他回去之後。再差人來奉接。何如。末這也使得淨。既然如此。貧僧告別。就去催他行聘過來。

末明朝几上拂塵埃。好貯溫家玉鏡臺。

淨試問元嶠婚媾事。當年月老倩誰來。

意中緣傳奇卷上之上

